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

八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五

王文正公曾公墓誌銘

景文公宋

祁

景祐二年丞相右府缺 上方圖任耆俊參付魁極越二月制詔  
太原王公曾其上樞密使印綬還來相予進拜尚書右僕射門下  
侍郎所以命賜之尤渥公拜稽首讓弗遂於是擇典訓庸以熙百  
工外懷通協以種九德飪味變和辰階比平翼戴聖猷溥大光明  
廼十一月從欽天柴胙沂以爲公國它日請問伏青蒲上陳瘁苑  
嬰霜露以踣頤前此納政避賢人路 帝憮然無開可意公執不  
奪卒改左僕射加資政大學士鎮東平戊寅仲冬感疹門子謁急  
書聞亟命將高手醫跳駘趨視不半道丙午薨 上推甲子得三  
百六十六復所生之辰家丞列治讓還鴻臚典葬天子隱遺老之弗  
慙也再眎置朝竅左貂以祿法贈備厚恩錄宗姻僚陪十人容官  
合文正二言以謹周道公之喪來京師其引也蓋殯也邦人官師  
沱涕相弔明年有司持丁亥詔書到公第仍舉中書令密章以告  
愍冊焜煌再漏下泉本公之綢繆感會寵存賁往有以致者其如  
仁嚶其司直歟公字孝先由逸民霸飛 天漢顯基素德支裔篋  
徙今爲青州益都著姓曾祖諱鐸祖諱繼華皆蹈道沉冥陰儲世  
烈考諱兼甘節難進仕未及膺終著作佐郎深根浚源叢沛來祉  
公貴推澤並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中書令爵皆爲公大王父  
國子越配國子曾妣曰張別贈燕夫人曰何爲魯夫人公即何夫  
人之子軒渠卓異魯公曰是大吾門八歲終二喪斬焉致毀仲父  
宗元育之過所生一情以均公亦以所愛事仲父如父甫冠與士  
鄉游汎博書記不爲章句儒諸老先生皆折輩行以交咸平中借  
郡上計委符入關策進士再爲天下第一當此時二篇賦學者爭  
傳都紙爲貴以王佐期之初命將作監丞通治濟陽代還試政事  
堂以大著作直太史服五品判三司戶部案轉右正言知制誥  
三品充史館修撰入翰林爲學士自司計外郎再遷至中兵  
議大夫參議大政加給事中以禮部侍郎守應天大名兩府  
鼎帝兼太子賓客由左戶再遷至春官 卿以內書侍郎執宰相筆

陟京臺兼地官遂躋上衮閱五歲琳宮火一昔焚冊災異免以天  
官為本州又易天雄軍即拜彰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稍授天平  
軍檢校太師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判河南府入冠樞極罷  
榮還家宰它如故公由布衣拜君門譽處時行為龍光景式凡三  
十七年別任九判大理尚書都省登聞檢知審刑審官禮儀院通  
進銀臺司門下封駁事莅三班院糾察在京刑獄領使五持金絮  
遺溼水酋為生辰使釐謁譙祠為考制度使館寓神嶽以中台為  
會靈觀使高真嘗符以元輔為玉清昭應宮使再見上帝為南郊  
大禮使主工部一由集賢殿昭文館及西清之秘為大學士三監  
脩國史一階一品勲十二轉表功十有四字食虛邑万有二千五  
百室實五千一百室此踐揚隆赫其大較也初契丹盜邊濟為褻  
服最近早符晏檄悉財賦佐軍興公由倅事疏一二便宜敷奏蒙  
可眾器其能天禧夜妖自三川相靡而東公守睢陽不逞謹恐里  
閭書闔公闢牙門分吏曉捕先倡者鞭梏之妖息不復南築維都  
城周万雉雲陣言宸居以尊復陝路轉粟歲二十万餼得無乏  
歲旱蝗齊楚周十八以上民曹逃貸困粟鄉縣株送結強盜抵死  
公一切榜遣流瘖更生以千計所至立學官分租奉助與作五州  
鏡金石以頌魏人畫像事之課治者以公為尤綠圖夜度宮以  
儀曲密龍石化材規創万楹公列五害願省填制度奉承大中之  
意先帝弗豫太子已決事或議長秋臨政檢人其語翕翕公時  
訓護儲邸謂后姻倖曰太子長秋誼不獨立有如兩宮相維社稷  
安矣右悟由是內外恭順無違言 莊獻總軍國儀不時立佞  
黨投鐔建議放肆公獨引東漢故事朝則 帝在左 太后在右  
施簾自彰群臣奏事于前詔如公請長樂上徽冊供張天安殿中  
公執不可改御文德差損袞坐志在強王室安外家使無纖介納  
忠者以公為盡大理摠天下獄異時為冗 帝欲重之公自西臺  
被選評廷訊讞許自辟丞屬遂踵為故事法家有違制而情不一  
公請非親被以失論會具獄須報公据前比 帝曰自是无須有  
違制邪公曰如 陛下言亦無復有失者 帝悅更從輕坐 林  
者器公之果踐內外辭禁贊為名命渾灝炳純儻古同風或選為

昌言或永為賡歌則家集合五十六篇詳矣 上始鄉舉公采聖

君賢臣事繪解為三十篇因以勸成德美詔鏤于製徧賜近臣其

它纂纂次尤多尚不錄言文者歸公之治嗚呼惟公侃然正崖然立

周密靖慎久而無流心在 上前開陳處可辯博有餘言 國家

用至日盱出沐燕私訖不道省中語天資方重每廣朝大會盛服

玉色郎謁者視進止如有尺寸未嘗過缺雖妄庸人嗤歷詆亦不

能加半言毀短於公當國七年萬物茂宜四夷休寧稼茨于原女

什于鄙嘉生回薄無有恫怨務大體若丙吉清淨如曹參總領眾

職如魏相內文明如鄧禹于時被公之化察察者敦沾沾者愧建

啓露門秘禁召惇儒碩老侍撻勸講復諫署舊員使正辭塞言議日

興于朝進賢不植私愛士不謀黨退不肖不姦怨奉群母孝與諸

弟友親族可任言之 上不可任厚分之財姻婭進用皆以嫌自

退 上嘗大署忠亮忠厚凶字錫之蓋實錄云天下稱為賢公乾

興天聖之際時多故矣身荷重任為國休戚雖參和傳會權定大

爭積彼怨牙浣其它賜庇焉如幘幘慮焉如著蔡然至閑居獨念

猶感槩以之是必彌綸之才軋于群媚而未悉獲騁健粹之氣有

所難屈而弗慊于心煩慮焚和且至大病斯可憫已先時大星辰

落郡寢上左右驚白公曰後一月乃自知之如期而始悟寧傳箕

蕭昂有馮以始亦有以終邪君子謂為知命公始合姓於蔡實處

士光濟之女又合姓於李故相文靖公之女卒繼室以其妹芳猷

淑則迭映中壺后夫人獨借公老故啓許國享脂田焉書哭未期

又不幸以禴衣而復母弟曰皞字子融為刑部郎中直集賢院曰

閔字孝德終國子博士子四人曰網緣緣網止光祿寺丞緣天

闕續止將作監丞緣為光祿寺丞緣之幼公取皞子繹以嗣及終

又命之故繹即喪序今為大理寺丞秘閣校理三女二早世一適

屯田郎中沈惟溫公之捐館門下生與宗家計咸曰大墓無穆位

不可以葬乃改卜於滎陽惟新鄭吉又筮於臨洺惟梁原吉先

是蔡夫人之歿已祔於姑歲在單閏冬十月乙酉子融與繹等竭

誠信舉公及二夫人之喪合窆新阡順也子融雖受公蔭然自以

材略舊逾公時已翔冊府操計籌糾都獄籍籍為聞人而孔懷為

位之哀連歲摧潰既奔走盡事且求狀於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儒  
弼又自哀公行事一篇合前後贊書見授而爲之誌恭惟令君之  
德在生人其憲度在臺閣其言在謨命其履踐在圖書其人與不  
可傳者皆士矣令所披次姑舉縉紳所道者考于篇而納之壙中  
以慰蓼莪之恩以謹高岸之變噫繹也繹也既收而食矣尚不隕  
厥問而世其家云銘曰

斤斤令君 竭來山東

利見國光

參偶時龍

既奮厥庸

遂爲宗工

訂平津之封考

上初纂嗣

母闈參治

揭日當天

實相以濟

讒胥不搖

王室無恙

賴陳平之智考

五藩于宜

既仁且賢

邦民宜之

厥猷茂焉

乃建將牙

乃示台躔

繫吉甫之憲考

鄭圃聯圻

泉塗啓扉

刻章美楨

終天此依

九京千載

食仰餘徽

惟隨武之歸考

胡太傅宿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太子少師致仕贈太子太傅胡公諱宿字武平其先豫章人也後  
徙常州之晉陵世有隱德爲晉陵者姓公舉進士中天聖二年乙  
科爲真州揚子尉縣大水漂溺居民令不得救公曰拯溺無職也  
即率公私舟活數千人歲滿調廬州合肥主簿張丞相士遜稱其  
公學問該博兼通陰陽五行天人災異之說南京鴻慶宮災公以  
謂南京 聖宋所以受命建號而大火主於商丘國家乘德而王  
者也今不領於祠官而比年數災宜修火祀事下太常歲以長吏  
奉祠商立自公始慶曆六年夏河北河東京東同時地震而登萊  
尤甚公以歲推之曰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宮陰生於子而  
極於亥然陰猶強而未即伏陽猶微而未即勝此所以震也是謂  
龍戰之會而其位在乾今西北二虜中國之陰也宜爲之備不然  
必有內盜起於河朔明年王則以貝州叛公又以爲登萊視京師  
爲東北易良少陽之位也今二州並置金坑多聚民以鑿山谷陽  
氣損泄故陰乘而動縣官入金歲幾何小利而大害可即禁止以

寧地道皇祐五年正月會靈官爰是歲冬至祀天南郊以 三聖  
並配明年大旱公曰五行火禮也去歲火而今又旱其應在禮此  
殆郊立並配之失也即建言並配非古宜用造配如初詔其後并  
州議建軍爲節鎮公以星土考之曰昔高辛氏之二子不相能也  
堯遷闕北於商立主火而商爲宋星遷實沈於臺駘主水而參爲  
晉星 國家受命始於商立王以火德又京師當宋之分野而并  
爲晉地參商仇讎之星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自 宋興平僭僞  
并最後服 太宗削之不使列於方鎮八十年矣謂宜如舊制公  
在翰林十年多所補益大抵不爲苟止而妄隨故其言或用或不  
用或後卒如其言然 天子察公之忠欲大用者久矣嘉祐六年  
八月拜公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公既慎靜而當大任尤顧惜大體  
而羣臣方建利害多更張庶事以革弊公獨厭之曰變法古人之  
難不務守 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又以謂契丹與中  
國通好六十餘年自古未有也善待夷狄者謹爲備而已今三邊  
武備多弛牧馬著虛名於籍可乘而戰者百無一二又謂滄州宜  
分爲一路以禦虜此今急務也若其界上交侵小故乃城寨主吏  
之職朝廷宜守 祖宗之約不宜爭小利而隳大信深戒邊臣生  
事以爲功在位六年其論議類皆如此文行薦諸朝召試學士院  
爲館閣校勘與修北史改集賢校理通判宣州三遷太常博士判  
吏部南曹賜緋衣銀魚知湖州爲政有惠愛築石塘百里捍水患  
大興學校學者盛於東南自湖學始公丁母夫人亘安去而州人思  
之名其塘曰胡公塘學者爲公立生祠于學中至今祠之公居喪  
毀瘠過禮三年不居于內服除爲三司鹽鐵判官轉尚書祠部員  
外郎判度支勾院知蘇州兩浙路轉運使召還修起居注以本官  
知制誥兼勾當三班院已而兼判吏部流內銓入內都都知楊懷  
敏坐衛士夜盜入禁中驚而乘輿斥出爲和州都監懷敏用事以勢  
動中外未幾召復故職公封還詞頭不草制論曰衛士之變蹤跡  
連懷敏得不窮治誅死幸矣豈宜復在左右其命遂止久之拜公  
翰林侍讀學士遷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判館事兼端明殿學士  
累遷尚書左司郎中兼知道進銀臺司審刑院羣牧使提舉在京

諸司庫務醴泉宮判尚書禮部遂判都省再知禮部百揆卷使契丹館伴北朝人使亦皆再而虜人器憚之公為人清儉謹默山阿外和群居笑語誼誼獨正容色温温不動聲氣與人言必思而後對故其蒞官臨事慎重不輒發發亦不可回止而其趣要歸於仁厚朝議在官年七十而不致仕者有司以時按籍舉行公以謂養廉耻厚風俗宜有漸而欲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所以優老勸功之意當少緩其事使人得自言而全其美節朝廷嘉其言是至今行之皇祐新樂成議者多異論有詔新樂用於常祀朝會而郊廟仍用舊樂公言書稱同律而今舊樂高下相去一律難並用而新樂未施於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帝配祖考之意皆不可近制禮部四歲一貢士議者患之請為間歲議已定公獨以為不然曰使士子廢業而奔走無寧歲不如復用三歲之制也眾皆以公言為非行之數年士子果以為不便而卒用三歲之制仁宗又未有皇子群臣多以皇嗣為言未省公以學士當作青辭禱祠于山川即建言儲位久虛非所以居安而慮危願擇宗室之

賢者立之以慰天下之心語甚切至 英宗即位拜給事中治平

三年累上表乞致仕未允久之拜尚書吏部侍郎觀文殿學士知杭州為政不略細故或謂大目不宜自勞公曰此民事也吾不敢忽以是民尤愛之明年 今上即位遷左丞五月公以疾告遂除太子少師致仕命未至而以六月某日薨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三即以其年某日葬于某州某縣某鄉之某原公之曾祖諱持累贈太傅曾祖妣某氏追封某夫人祖某累贈某官曾祖妣某氏封某郡太夫人父諱 累贈太師兼中書令妣某氏追封某夫人公累階光祿大夫勳上柱國開國安定爵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推誠保德翊戴功臣初娶吳氏追封蘭陵郡夫人再娶何氏封南康郡夫人子男五人長曰不堯今為都官員外郎次曰遵路早卒次曰宗質國子博士次曰宗炎著作佐郎次曰宗厚早卒女四人皆適士族孫若干人公自為進士知名于時楊文公億得其詩題于秘閣歎曰吾恨未識此人其舉進士也謝陽夏公絳薦公為第一公名以此益彰而謝公亦以此自負少嘗善一浮圖其人將



死謂公曰我有秘術能化尾石為黃金子其葬我我以此報子公曰爾之後事吾敢不勉秘術非吾欲也浮圖歎曰子之志未可量也其篤行自勵至於貴顯常如布衣時有文集四十一卷銘曰允矣胡公 順外剛中 惟初暨終 一德之恭 公之燕居 其氣溫溫 舉必可法 思而後言 公在朝廷 正色侃侃 蔚有嘉話 憂深慮遠 不迎利趨 不畏勢反 有或不從 後或如之 多而愈信 孰不公思 侍從之親 樞機之密 名望三朝 清職峻秩 愷悌之仁 宜國黃耆 七十而止 孰云多壽 惟善在人 刻銘不朽

王文正公曾碑陰

景文公宋

祁

故丞相沂國公既葬十二年仲弟天章閣待制子融請間見 上追歎公據正有守得宰相體子融頓首謝且言臣兄曾事 章聖皇帝興諸生不十年參總大政其後拜玉几下聞顧命大行詔章獻皇后權軍國大事於時宰相謂也下謂陰開邪謀規刊權文營

卷五

七

罔中外衆莫敢抗獨臣兄毅然不肯移又欲建白 天子朝朔望太后聽政附中人通裁可即又引東漢故事請帝太后同視事偽計不行方謂諸逐大臣如寇準李迪等鈞索株連以動衆心臣兄中立其間爲國督視隱匿履情卒不得施遂用詐敗 太后再受徽號欲御天安殿復奏言止御文德殿既忤旨因災異策免然太后以數救諫不能無念抑畏謙慈勤翊王家大業以安此其事陛下尤彰明較著者 上曰乃弟之勲予一人不忘子融再拜曰陛下幸詔臣察勒詞隧石誠得天筆篆額敷賁前人死骨不朽勸寵忠門由臣爲初制曰可乃署旌賢碑三字賜焉於是天章君即金石刻又欲後 上之褒巧辭序其來僕念已嘗誌丞相墓且翰林銘功其事大畧著矣獨原夫 天子念丞相賢而旌之者寧不以臨大事不可奪歟損益過舉以絕未萌而爲之所歟功格乎天默不自名歟僕嘗論治亂之機不容髮如令丞相當是時一有假借則紀律約更權迫勢陵儉人乘之抵熾投隙意有所肆淪胥淫夷遂蹈後艱凡列爵幾何厝罰幾何而後能定由是觀之丞相之

勳可以言者其大也夫陰施之所及廣則陽德之振發顯故丞相  
雖賢待聖人乃明初公於天章敦愛甚而天章奉公也無不至始  
丞相未貴時娶蔡李二夫人早亡及貴謙不封國天章歲比當遷  
輒上書還一官為二夫人追封成公志也至是又引甲令建螭首  
龜趺丞相之名由天章益傳春秋之法於善善也長至一列祭器銘  
樂樂皆所以行遠况瑤表之隱然天文之燦然披九幽之潛光奮  
無窮之休烈後雖千百歲拜餘風泣遺直者曰此賢丞相之龍馭  
嗚呼盛哉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五

銘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六

龐莊敏公籍墓誌銘

文正公司馬

光

公諱籍字醇之其先出於周之畢公因邑命氏近世自鄆徙居單之武城曾祖考諱某贈太師中書令妣何氏封越國夫人祖考諱某贈太師中書令妣某氏封秦國太夫人考諱某贈太師兼中書令妣某氏封魏國太夫人自秦公以往仍世不仕魏公始以通春秋仕至國子博士公幼敏達工文辭書無不觀舉進士上第釋褐黃州司理參軍秩滿居魏公憂服除調江州判官未之官用舉者除開封府兵備參軍諸兄欲分魏公遺產公曰吾幸有祿盡以讓二兄一錢不取知府事薛公奎素名威嚴少許可獨兵公而器之待遇甚厚謂曰公他日必致公輔余不及也仍舉之法曹頃之為大理寺丞知襄邑縣召還編天聖勅授刑部詳覆官會群牧判官缺是時章獻太后臨朝用中旨求之者以十數執政患之謀曰得孤寒中有聲望才節可以服人者與之則中旨可塞矣乃以公名進 太后果從之仍改服銀緋久之出知秀州事明道中召入為殿中侍御史 章獻太后崩章惠太后欲踵之臨朝公奏燔閣門所掌垂簾儀科以沮其謀當時服其敢言 先帝始專萬機富於春秋左右欲以其巧自媚後苑珠玉之工頗盛於前日公上言今冬蝨蝟為災民憂轉死北有耶律西有跖跋 陛下安得不以儉約為師奢靡為戒重惜國用以徇民之急上深納其言中丞孔公道輔嘗謂人曰今之御史多承望要人風指陰為之用獨龐公天子御史耳欲授開封府判官尚美人方有寵遣管者稱教旨免工人市繇公上言 祖宗以來未有美人敢稱教旨干撓府政者 上怒杖官者切責美人仍詔諸官府自今有傳宮中之命者皆無得施行龍圖閣學士范諷喜放曠不遵禮法士大夫多慕效之又為姦利事公乃屢劾奏其狀不報會除祠部員外郎廣南東路轉運使將之官復奏言之且曰苟不懲治則敗亂風俗將如西晉之季不可不察有詔置獄以覈其實獄成諷坐貶鄂州行軍司馬仍下詔戒天下風俗 上欲還公御史而以貶逐大臣之故

亦以公爲太常博士知臨江軍至官未百日復授祠部員外郎福建路轉運使景祐三年以侍御史召還執政奏擬戶部判官上曰寵其止可三司判官耶後九日除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改服金紫尋判大理寺糾察在京刑獄知審官院在臺中二年執政奏擬戶部刺史上曰寵某豈特以常塗進之遂擢爲天章閣待制祐跋元昊僭亂陝右騷動公奉使躋量安撫還未幾出知汝州事數月徙知同州事尋授陝右都轉運使慶曆元年延安缺帥以公爲龍圖直學士知延州事尋加鄜延路馬部軍都部署經畧安撫緣邊招討等使明年除延州觀察使五辭不授復遷諫議大夫職任如故延安自五龍川之敗戎落民居焚掠幾盡距郭無幾悉爲寇境人心危懼公至補綻茹陋聚用增備撫民以仁馭軍以嚴戍兵近十萬未有壁壘多寄止民家無秋豪敢犯民者諸將欲出兵公召問方畧取其所長而誨其所短告以賞罰已而必行由是諸將莫敢不盡力出輒有功是時元昊數犯邊覆軍殺將而獨不近鄜延間或小入輒以敗去故地爲虜所據者公悉逐之築

十一城於險要其腹中可食之田盡募民耕之延安遂爲樂土會朝廷益厭兵欲赦元昊之罪以詔書命公招懷之公曰虜驍勝方驕若中國自遣人說之彼益偃蹇不可與言先是元昊用事之臣野利旺榮遣其牙校李文貴來公留之於邊至是召之自從公所諭以逆順禍福遣還文貴尋以旺榮曹偶四人書來用敵國修好之禮公以其不遜未敢復書請於朝朝廷急於息民命公復之書開延而勿拒稱旺榮等爲太尉且曰元昊果肯稱臣雖仍其僭名可也公上言僭名禮不可容臣不敢奉詔太尉天子上公非陪臣所得稱今方抑止其僭而稱其臣下爲公恐虜滋驕不可得臣旺榮等與臣書自稱謨寧令謨寧令此虜中之官中國不能知其義可以無嫌臣輒從而稱之朝廷善之旺榮等又請用小國事大國之禮公曰此非邊帥所敢知也而主若遣使者奉表以來乃敢遵道致於朝廷耳是時朝廷方修復涇原公恐虜猝犯之敗其功乃留連其使數與之講議雖抑止其僭亦不決然絕也如是踰年元昊乃遣其伊州刺史賀從魯助來自稱男邦面令國兀卒郎宵上書

父大宋皇帝公使謂之曰天子至尊荆王叔父也尤奉表稱臣今名辭未正不敢以聞從昺曰子事父尤臣事君也使從昺助至京師而天子不許請更歸議之公上言虜自背叛以來雖屢戰得氣然喪和市之利民甚愁困今其辭禮稍順必誠有效事中國之心願聽從昺詣闕更選使者往至其國以詔旨抑之彼必稱臣凡名稱禮數及求匄之物當力加裁損必不得已乃少許之若所求不違恐豺狼之心未易盈厭也朝廷皆從其策元昊果稱臣冊命為夏國主上以西鄙之寧皆公之功乃密詔諭以兩府有關當補之四年遂入為樞密副使公在延州治州城及諸寨皆募禁軍為之軍行出塞則使因糧於敵馬芻皆自刈之還界其直民無飛輓之勞及去民遮道泣曰公用兵數年未嘗以一事煩民雖以一子為香焚之尤不足報也追送數驛乃去公居樞府上言陝西用兵以來用度大廣請遣使者減省邊費上從之所省逾半八年參知政事皇祐元年以工部侍郎為樞密使公以近世養兵之弊在於多而不精故國用困竭與丞相合議大加簡閱於是中外言者鼎沸以為必生大變上亦疑焉公曰萬一有一夫狂訴臣請以百口償之卒行其策是歲九省八萬餘人三司糧賜皆有餘矣三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兼昭文館大學士公為相專以公忠便家國為事不以官爵養私交取聲譽端明殿學士程公戡知益州將行上俾公諭之戡還當處以兩府公曰茲事出於上恩臣不敢與聞卒不與程言廣源蠻儂智高反毒偏嶺而王師數不利詔以樞密院副使狄青為宣撫使以討之言事者以青武人不足專任固請以侍從之臣為之副上以訪公公曰為者王師所以屢敗皆由大將權輕偏裨人人自用遇敵或進或退力不能制故也今青起於行伍若以侍從之臣副之彼視青無如也青之號令復不可得行是循覆車之軌青素名善戰今以二府將大兵討賊若不勝不惟嶺南非陛下之有荆湖江南皆可憂矣禍難之起未見其涯不可不慎青在鄜延居臣麾下沉勇有智略若專以智高委之使青先以威齊衆而後用之必能辦賊壺陛下勿以為憂也上曰善於是詔嶺南用兵皆受青節制處置民事則與樞

密直學士孫沔等議之青至嶺南斬敗軍將校數人進擊智高於  
邕州大敗之智高奔大理捷書至 上喜謂公曰嶺南非卿執議  
之堅不能平今日皆卿功也青遠 上欲以爲樞密使同平章事  
公曰昔曹彬平江南 太祖謂之曰朕欲以卿爲師相然今外敵  
尚多卿爲使相安肯爲朕盡死力耶賜錢二億而已今青雖有功  
夫若彬之大若賞以此官則富貴極矣異日復有寇盜青更立功  
將以何官賞之且起軍中致位二府衆論紛然以爲國朝未有此  
比今幸而立功論者方息若又賞之太過是復使青得罪於衆人  
也臣所言非徒爲國躄亦爲青謀也爭之累日 上乃許之加青  
檢校官遷護國軍節度使河中尹仍賜其諸子官旣而內外官訟  
青功以爲賞薄者多 上重於違衆復以青爲樞密使其後青卒  
以官盛爲世所疑近世臺官進用太速公舉舊制御史秩滿以大  
藩處之內侍省都知任守忠侍 上久求領節度使 上以問公  
公曰自宋興以來未有內臣爲節度使者 陛下至孝凡祭祀文  
物事有毫髮關於宗廟者未嘗不兢兢畏懼况祖宗典法又可墮  
耶 上乃止由是內外怨疾頗多會道士趙清旣與公有瓜葛親  
與堂吏通謀受人賂請爲之求官公聞之奏捕清旣及堂吏繫  
獄窮治其姦杖而流之清旣行數日而斃於是言事者乘此爭詆  
毀公協力排之始以爲公私於清旣未言殺以滅口 上雖知公  
無罪欲厭言者之心五年命以戶部侍郎知鄆州事兼京西東路  
安撫使旣而深悔之是歲 上親祠南郊前月余謂執政曰龐某  
可旣加觀文殿大學士速行之若過大禮是與有罪者無以異也  
及詔出仍厚加賜資契丹來求上御容及例外事數條 上以問  
執政皆相視莫能對 上悵然久之曰前者出龐某太忽忽蓋以  
公習知夷狄能斷大事故也至和二年除昭德軍節度使永興軍  
路安撫使知永興事未行又改河東路經略安撫使知并州事嘉  
祐元年 上得疾久未瘳中外憂懼公上言比者 陛下皇子繼  
天宮坊虛位立嗣之義理有明文願 陛下深思 祖宗統緒之  
重歷選宗室宜爲嗣者速決聖意制命一出則群心大安奉承宗  
廟之孝無大於此臣以寒儒荷 陛下大恩位至將相是以冒重

猶而不疑不悔年垂七十逼於休退固無他望唯陛下保萬世  
七業懷生蒙樂斯之幸乃老臣之大願後數年上遂定大策如  
公議麟州屈野水西有田與夏虜相接疆場不明數十年來虜盜  
耕之麟人不能正也至是詔邊吏禁止之邊吏頗暴掠其民公曰  
拓跋氏稱臣奉貢未失臣禮今不先以文告而遽暴掠之使歸曲  
而責直非中國所以禦夷狄也乃戒邊吏謹斥候毋得輒犯虜徐  
以義理曉之虜不去乃召使更定疆場又不至公曰虜仰吾和市如  
嬰兒之待乳若紀之虜必自來乃禁邊無與虜為市虜大窮移書  
於邊請遣使更議疆場使者至有曰會管勾麟府軍馬事郭恩恃  
其勇果與知麟州事武戡走馬承受公事黃道元率兵不滿千人  
涉屈野水西至忽理堆不為戰備虜怨邊吏之累其民每聚兵萬  
餘於境上以待邊吏至而擊之以復其仇邊吏守公約束虜以飢  
疲罷去者數矣至是或告虜在水西恩等不信虜遂發伏兵以擊  
恩等恩道元皆沒於虜戡脫走得歸然虜以和市故猶遣使者來  
請退水西之田二十里公不許先是公命通判并州事司馬光之

麟州與戡議邊事戡請乘虜罷兵之時築二堡於屈野之西以禁  
耕者且為州耳目某還以告公從之比往而虜兵以復聚戡不敢  
興役及敗乃言其行視保地為虜所掩以至已失亡會虜遣道元  
歸朝廷命御史按之御史新拜官欲排擊大臣以為名移幕府取  
文書公以築堡之議其實與焉恐并獲罪乃留檄某之書以其餘  
與之御史遂劾奏公擅築堡於邊以敗師徒又匿制獄所取文書  
坐是解節鉞復以觀文殿大學士戶部侍郎知青州事兼京東東  
路安撫使其漸守關上書具言其狀自請斧鉞之誅朝廷不  
許公又上奏引咎自歸乞矜免其罪其卒不坐他日某見公無所  
自容而公待之如故終身不復言始公在并州甫七十亟欲告老  
會左遷不敢至青半歲乃上表自陳朝廷不許遷尚書左丞徙  
知定州兼本路安撫使公過京師入見上面陳至誠上曰新  
進之臣畏怯避事定州兵驕日久藉卿威名以鎮之卿勉為朝廷  
行也公不得已請讓還左丞及至定一年而歸老上許之如期  
復請詔召還京師公陳請不已或謂公今精力克壯年少所不及

主上注意方厚何遽引去若此之堅公曰必待筋力不支明  
棄然後乃去是不得已豈止足之謂耶凡上表者九手疏二十  
通 朝廷不能奪五年聽以太子太保致仕公好學出於天性雖  
耄老家居常讀書賦詩未常閑用此自娛至忘飢渴寒暑子弟雖  
愛之甚常莊色以誨之閨門燕居人不見其有惰容其為治以愛  
民為主明練法令以平心處之常曰凡為大臣尤宜祇畏繩墨豈  
得自恃貴重亂 天子法耶惟治軍差嚴有犯輒以便宜從事或  
斷斬劉礫或累啓取斃軍中股栗然能察知其勞苦至於廬舍飲  
食無不盡心為之區處使皆完美故所至士卒望風畏而終無  
怨心遇僚屬謙恭和易有所關白苟可取雖文書已行立為更易  
無愛吝之心八年三月丙午以疾薨于第年七十六時上已不豫  
聞之震悼不能臨奠遣中使弔賻其家未踰月宮車宴駕 今上  
在亮陰故未及贈謚公先娶夫人邊氏故樞密直學士肅之女封  
嘉興縣君再娶劉氏供備庫使永崇之女封彭國夫人男五人長  
曰元魯登進士第官至大理寺丞早終次元英太常博士次元常  
內殿崇班次元中大理寺丞次元直大理評事女七人元英將以  
其年六月壬申葬公于雍丘之東山乃謂光曰公平生知愛莫如  
子也子當銘公墓其自知不文不敢辭噫其受公恩如此其大誠  
身不足以報然公之德烈載天下之耳目某不敢以一言私焉銘  
曰顯允公德 柔嘉維則 敏而好謀 果而不惑 函谷以西  
幼艾嬉遊 邊鄙不聳 荷公之休 五嶺以南 復為王土  
制勝廟堂 承公之祐 文服武取 動皆有成 誰克知之  
維天子明 天子爵祿 天子法度 怨憎孔多 公忠乃著  
旅力未愆 辭榮以年 子衆而賢 受福之全 天之生公  
以佐先帝 綴衣在庭 公適辭世 迹實為文 歎石幽泉  
身毀名傳 垂之億年

高文莊公若訥墓誌銘

景文公宋

祁

至和二年秋八月甲寅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尚書左丞  
同群牧制置使高公薨于京師之莫享年五十有九既聞上震悼



趣輦降爵其寢既遠明日罷紫宸朝出尚書右僕射制書告樞鼎  
幣賻今係于庭太常考行謚曰文莊以冬十月己酉克葬公於開  
封府開封縣褒親鄉之原前此門人河東裴煜騰狀來中山取文  
誌遂予與公遊也舊誼不得讓哭寢門已次其梗槩曰公諱若訥  
字敏之生十歲而孤侍母夫人客及郡生事日狹取粗完即已惟  
縱嗜於學性警言統過目輒記自周漢訖茲數千歲救荒質文豐  
能言之天聖初以鄉貢牒詣有司聲光闖焉一日出諸儒上方天  
子委禮部取士於是中山劉公筠大哀英才得二百人多海內選  
公在第四調彰德節度府推官改著作佐郎再遷太常博士歷三  
縣以辦最稱臺御史薦為監察裏行訖改主客員外進殿中遷右  
司諫直史館起居舍人留知諫院換刑部員外郎知侍御史雜事  
於是數見上言得失蜀賈援外戚得郎官知蔡州公劾賤丈夫干  
沒財利不宜以私謁汗二千石內侍省大中人沽恩聲焰震赫人  
爭媚附公斥言其尤即日外遷有詔累黍定尺檢制樂律法不合  
爭論連年公獨以漢世貨泉度寸定古尺示諸朝議者服其密嘗

言中書樞密院所與一統類美風俗今奏事離立不改刻遽罷不  
能究孰萬機宜復古坐而論道使人自竭帝聽其言擢天章閣待  
制益親近轉禮部郎中出為河東都轉運使召還丁母夫人憂號  
訐願盡三年國朝兩省內外制而上有故者卒哭輒奪哀有不獲  
命慘袍襪到朝就職自公得請後遂著行服令詔給實奉終喪逮  
除盡還舊官拜龍圖閣直學士史館脩撰以吏部郎中進諫議大  
夫權御史中丞慶曆七年春小早上憂甚引公問洪範雨暘所以  
致休咎者公推原五事以對其議闕深博衍上嗟嘆之後三日引  
拜公樞密副使見便坐上戒以和公頓首言和無莫濟者有如樂  
馬音異乃諧若可否出一是同也同則生黨時大臣執議見還故  
公謝及之由是見謂為長者天下無事常宿屯三垂募兵不止度  
支財益屈公議一切停募料冗士以蘇調給之殘詔可康定時西  
鄙騷擾東南多盜始置宣毅兵州悉有之扞鎮方夏士既飽衣食  
不事悍不可制公曰是本欲制賊今反自賊何賴為建擇精銳者  
團籍北遷以補戍人守臣爭言士素驕驟遣必亂公固謂朝家威

今整嚴等輩孰敢既徒無一士干法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後二  
崇由戶部侍郎檢校太傅爲樞密使儂瑩襲邕州殺守將公曰南  
海可虞也或謂未然既旬賊剽十餘州乘流下番禺入其外郭南  
軍不習鬪部校爭長連戰輒北賊遂張嘯亡命數萬嶺南大瘡公  
謂當遣貴賢將節度諸部以蕃落千騎怖之可擒也會大臣馳往  
斬敗將鼓而南賊盡銳薄前軍願騎出其後爲以爲神遂大敗南  
惠帝帝議策勳公欲讓功臣使其更即辭位章五上拒不省公  
請俞帝帝重違又以公次當得宰相雖解機務猶以學士籍留自  
近公喜曰天下士不吾責已公節分嗟然不與俗流至浮屠神仙  
陰陽怪譎事弗語也在禁中論得失無少回撓及建白裁處皆深  
自匿令出返從人問所以然故獻納之益初秘弗得詳父乃知士  
一二常謂太平久吏忽事厓必峻法治之謂管夷吾韓誅責名實  
賞信罰必術最近與儒家相輔長利可與云公之次行軍約束敕  
白罷內降封拜外戚不可輔政皆著後法執官尹不建節謂具丘  
將岳賊自容卒論死諫止數赦蓋略施行所謂者輔政七年黎畏  
自將和傳內外謀議有不盡如素或蘊諸內綽然有餘然未嘗以  
不如素自解亦不以有餘矜諸人故仕雖貴忘者不媚已去位間  
者不容訾殺而士君子泣相弔也公善觀書反復研討必得其意  
乃置不誕漫莽齒貯之曾中所學邃而該殆不可及所著文章二  
十卷善文辭者貴之公累官攝領難悉著擢其顯者待制時假節  
京西爲安撫使在臺兼理檢使知貢舉再使契丹一知審刑院一  
領吏部銓三班院各再侍經筵二特召進讀者一爵開國公階光  
祿大夫勳上柱國邑二千八百實戶未百功號自推忠佐理換推  
誠保德大較如此曾祖諱某贈累太師祖諱某仕爲宗儀使考某  
官右侍禁並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考封祁國公曾妣王夫人  
妣某國夫人生五男子曰彥輔東頭供奉官曰保衡曰安石曰吉  
甫大理評事曰元規太常太祝四女子長適太常博士游奎仲適  
都官負外林億叔適佐著作張誼季適鎮江節度推官王宗詰孫  
五人尚幼噫子也令女也淑夫人也仁而賢宜其承公孝謹是似

而光大之初公在唐虞時葬二令君於開封縣之吹臺鄉地稍卑  
公恨之將改卜及是諸孤遷二令君柩與僕射同塋以昭穆爲位  
公志也凡人見今世傑才卓行其於奔走嚮服尤未聞如古人之  
賢何歟不得見而愈貴也使千歲後視今爲古予知有繼公風烈  
者長想太息恨不得操鞭鑿從公後以快其慕爲果不疑銘曰

高氏自渤海徙占河東

爲榆次人

世著德弗融

父乃發祥

達公大昌

以孤童奉母

羈旅京師

軋出陋貧

化爲偉人

由御史謫管

健健敷言

事有固爭

不市直取名

我完吾復

弗援弗倚

一辭寤主

直都貴位

憤俗陵遲

令敝法刑

遂施必表

或悼後艱

自公佐王

輔乾爲剛

不假借賞刑

以新故章

引薦俊良

惟力孜孜

斯謀斯猷

外莫聞知

澹于榮寵

峻節是甘

去位甚易

如有釋擔

邇英之游

惟經術是毗

巷無密輪

奧無勝袿

誰市其門

誰侈而室

聞公之風

可以自律

初秦國多疾

公自調治

方劑天悟

親嚮壽祺

公之屬疾

自診不可

召見諸子

遺訓逾厲

歿無以私

敢丐諸天子

天子賢之

嗟我師臣

顯卒先哀

滂漏厥恩

子聞於古

曰仁者壽

公不六十

斯言三究

有家皐如

有樹岑如

公安是居

千載不渝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七

王待制質墓誌銘

文忠公范

仲淹

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噫先聖謂善人之難得也如此世有德之清行之方政之平斯不謂之善人乎余見之於子野王公矣公諱質字子野其先太原人曾高占籍大名皇考諱徹以文行顯至右拾遺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魚國公王考諱祐雄文直道名重海內掌 太祖誥命至兵部侍郎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晉國公考諱旭以公正果敢屢當藩寄為時之良二千石累贈兵部尚書妣虞氏贈某郡君公稟嚴君之教幼而有文父文正公為一直宗朝賢相重德大器人莫可動一日覽公之業喜甚作詩以獎之謂吾門未衰矣用文正蔭補太常寺奉禮郎三遷至大理丞文正既薨公年尚未冠進所著文 真宗嘉之召試學士院辭入優等賜進士及第聲動京師嘗師事楊文公文公器之每謂朝中名公曰是子英妙加於人遠矣翰林劉公筠風岸高峻搢紳仰望不得其門而進乃與諸公共薦公之才敏 天子命公校文于館中歷殿中省丞為博士於太常加集賢校理拜祠部外郎丁兵部憂服除以前官充職同判姑蘇郡以公心公言正二千石之政二千石初不平之終服其義而加禮焉還朝賜五品服章改度支外郎同判尚書刑部又判吏部南曹進司封外郎出領淮西郡部中十邑素多盜與訟號為難治公至斷獄必以情按吏必有禮橫者繩之弱者持之州人大服謂往之史君莫公若也蔡俗舊祠吳元濟公曰豈有逆醜而當朝食耶吾為州長不能正民之視聽俾民何從哉狄梁公李太尉皆唐之忠烈又德加蔡人胡為不祠命工徹元濟廟建二公之祠率吏民拜祭蔡人從之于今號為雙廟秩滿拜祠部郎中朝廷除公開封府推官除兄雍三司判官公曰是皆要職吾兄弟同日除拜朝廷豈乏人哉乃堅請外補留兄京師以奉家朝士大夫聞而賢之往守壽春郡幾月改合肥郡盜有殺其徒以并其財者吏擒之公令處死法守議當貸死遂劾之公上疏曰盜以疆力而又殺人吏追而擒之自非露而後者

胡爲而貸焉如法寺所論能害其類者皆無罪名民將競爲盜盜已而殺一夫其黨咸赦之盜可止乎疏上不報九斷獄出入以下吏爲首長官爲從公曰吾不勝法吏矣上言請爲之首朝廷從之左降監舒州靈仙觀後一年今資政殿學士昌黎韓公琦知審刑院議盜長其徒非自首而悔惡者宜勿原之朝廷始頒示天下且知公前所斷獄不爲失矣今資政殿學士鄭公戩翰林學士葉公清且皆論公奇才未大用而非辜坐黜豈朝廷之意耶詔起公知海陵郡代還除度支郎中荆湖北路轉運使時西陲宿兵財用爲重諸道轉運使競進羨餘幾千萬勦助軍之費實瘡痍細民以爲已績公至而歎曰西兵天子不得已而用之然湏于財賦豈如是而迫耶吾不當爲由是荆湖之民賴公少休焉會資政殿學士富公弼拜職尚帶史館修撰與公未嘗識面聞公風義舉公以代修撰朝廷從而除之兼掌選事及韓富二公在樞府又交薦公清方爲搢紳之冠天子俞其奏擢以本官充天章閣待制依前掌選事公再讓不允既而客有扣公曰銓衡至重利病多矣公無建明者何公曰紀綱盡在如權衡然但持者輒高下其手爾何必易其器耶公居之歲時選士賴其平其間人物清濁公必辯之上前量有進抑振天官久墜之職也天子以西北數藩鎮皆湏巨吏民疲苦公至則緩征賦薄迎勞屏兇寇拯孤弱人廼息肩幾一載而感疾以慶曆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終於黃堂享年四十五靈柩歸東都州人哭送于道朝廷加贈賻焉公生相門而弗驕弗華以貧爲寶文正作舍人時家甚虛嘗貸人金以贍昆弟過期不入輟所乘馬以償之公因閱家藏書而得其券召家人示之曰此前人清風吾輩當奉而不墜宜秘藏之又得顏公爲尚書乞米于李大夫墨帖刻石以摹之遍遺親友間其雅尚如此故終身不貪所至有冰蘗聲此公之秉德不亦清乎公充職館殿二十餘年同舍皆顯官公介然不動惟求外補當國者非戚必舊公未嘗折顏色屈語論以合其意嘗有交遊以言事被謫朝之貴人皆切齒公特率昆弟祖宴都門謫者拒之曰無爲子之累乎公曰吾願爲黨人

從而貶之尤矣此公之執行不亦方乎公為數郡皆清心以思治  
行已以率下必首崇學校而風化之有犯法非害于物者必緩其  
獄未始深文焉為求民之疾雖處幽不遺去民之梗雖負勢不避此  
仁人之政不亦平乎故每去一州則百姓號慟如赤子之慕慈母  
也公性純孝與家人道先君事必感激泣下故厚於宗族每奉奉  
焉憂樂同之弟素文正之子也自淮南外計改涇原經略使公食  
不甘寢不安曰弟有母老且疾吾無親憂因入對請代行既而弗  
許命其愛子規曰彼窮寒也得無危事汝可侍行而左右之以均  
吾憂又少弟端嘗不利于春官處徒勞者久之公為郎以歲課當  
遷願移厥恩召端一試朝廷許之賜端進士出身其友愛之心有  
如此者公不治生業惟蓄書僅萬卷遠近從之兼通佛老微旨撰  
寶元摠錄一百卷皆聖賢窮理尽性之說公樂稱人之善必曰吾  
不及矣在士大夫非風義高遠弗與之遊及其逝矣四方交交書  
問弔云前年吳安道死今年王子野卒賢士大夫之清者何其衰  
歟公娶周氏禮部侍郎起之女封褒信縣君生子男三人曰玆將  
作監主簿曰規前明州奉化縣主簿曰復太廟室長女二人長適  
太常寺太祝范純仁次女尚幼余走塵土時公一接如舊以道義  
淡交者有年矣結二姓之好以親仁人余嘗期公以青雲之器大  
有立於國朝今不幸乃為公之墓銘銘曰  
嗚呼人之清者曰賢國得而治焉性之仁者曰壽民得以庇焉何  
子野之善人兮逝矣如川惟清方而平正兮居人之先在聲詩之  
有言兮胡不萬年忍送之於死兮葬之于泉徒切切于辭兮勒石  
之堅期子野之令名兮與白日而長然

孫待制甫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公諱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也初舉進士天聖五年得同李究出  
身為蔡州汝陽縣主簿八年再舉進士及第為華州觀察推官轉  
運使李紘薦其材迁大理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故丞相杜祁公與  
紘皆以清節自高尤難於取士聞公紘所薦也數招致之一見大  
喜已而祁公自御史中丞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辟公司錄凡

事之繁猥者一以委之公歎曰待我以此可以去矣祁公爲謝顧  
事非他吏不能者不敢煩公公乃從容爲陳當母之務所以緩急  
先後設施之宜又多薦士之賢而在下者於是祁公自以爲得益  
友歲滿知彭州永昌縣監益州交子務再遷太常博士祁公爲樞  
密副使薦于朝得秘閣校理是時諸將兵討靈夏久無功天下騷  
動盜賊數入州縣殺吏卒更多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銳意更  
用二三大臣乃極選一時知名士增置諫員使補闕失公以右正  
言居諫院上好納諫諍未嘗罪言者而至言宮禁事他人猶須  
委曲開諷而公獨曰所謂后者正嫡也其餘皆猶婢爾貴賤有等  
用物不宜過僭自古寵女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  
上曰用物在有司吾恨不知爾公曰世謂諫臣耳目官所以達不  
知也若所謂前世女禍者載在書史陛下可自知也上深嘉  
納之保州兵變前有告者大臣不特發之公因力言樞密使副當  
得罪使乃杜祁公也邊將劉滄城水洛干渭州部署尹洙以滄違  
節度將誅之大臣稍主洙議公以謂洛通秦渭於國家利滄不可

多是三者其一人所難言其二人所難處者其後言宰相以其事  
當去者上亟爲罷之因以陳執中爲參知政事公又言執中不  
可用由是上難之公遂求解職於是小人不使大臣執政而朋  
黨之論起二三公相繼去位公亦在論中而辯諍愈切不自疑由  
是罷諫職以右司諫知鄧州徙知安州歷江南兩浙轉運使再遷  
兵部員外郎改直史館知陝府又徙晉州河東轉運使公素羸性  
澹然寡所好欲恂恂似不能言而內勁果遇事精明議者謂公道  
德文學宜在朝廷備顧問而錢穀刀筆非其職然公處之益辦至  
臨疑獄滯訟常立得其情大賊張海郭貌山攻劫商鄧新破南陽  
順安公安輯有方常曰教民知戰古法也乃親閱縣弓手教之擊  
射坐作皆爲精兵盜賊爲息陝當東西衝吏苦尉傳而前爲守者  
顧毀譽不能有所損至公痛裁節之過客畏其清初無所望而亦  
莫之毀也陝人賴以紓後遂以爲法其爲轉運使所至州縣視其  
職事修廢察其民樂否以此陞黜官吏而不納毀譽遇下雖嚴而

不害其在兩浙范文正公守杭州以大臣或便宜行事公曰范公  
實臣也吾屈於此則不得伸於彼矣由是一切繩以法而常以監  
司自處范公遇公無倦色及退而不能無恨公遇范公不少下然  
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自河東召為度支副使勤其職不以為勞  
已而得疾嘉祐元年遷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不  
行疾少間乃留侍讀公博學強記尤喜言唐事能詳其君臣行事  
本末以推見當時治亂每為人說如其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  
目見故學者以謂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也所著唐史記七  
十五卷論議閎贍書未及成以嘉祐二年正月戊戌卒于家享年  
六十公既卒詔取其書藏于秘府贈右諫議大夫又有文集七卷  
公喜接士務揚人善所得俸廩多所施與撫諸孤兒教育如己子  
曾祖諱如博州堂邑主簿祖諱貫尚書庫部員外郎考諱從革不  
仕以公貴累贈都官郎中母曰長安縣太君李氏娶程氏壽昌縣  
君子三人長曰宜滑州節度推官次曰寔曰寔皆將作監主簿女  
三人一適將作監主簿程著餘皆早亡以五年七月丁酉葬公公于  
陽翟縣舊文子鄉塢頭村之北原銘曰

惟學而知方以行其義惟簡而無欲以遂其剛力雖弱兮志則強  
積之厚兮發也光仁且壽兮奄以藏有深其原兮有崇其岡永安  
其固兮百世無傷

書墓誌後

文正公司馬

光

明道中公在華州某始以太廟齋郎得謁見皇祐中幸與公具在  
館閣公於某為前輩而某服公才仰公德不敢以同舍期也然粗  
能熟公之為人元豐二年十一月公弟子崇信令察示某以歐陽  
公所撰公墓誌某讀之恍然如復見公得侍坐於旁也昔蔡伯喈  
嘗言豈為碑銘多矣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觀歐陽公此  
文其言公自初仕以美才清德為時所重在諫院言言禁事切直  
無所避在陝不飾厨傳九當官公論不私其所愛淡然寡所好外  
和而內勁喜言唐事孝者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此皆某親  
所睹聞當時士大夫所共知可謂實錄而無愧矣公名高於世歐



陽公以文雄天下固不待其言而後人信之然歲月益久識公者益寡竊懼後之人見歐陽公之文以爲如世俗之銘誌但飾虛美以取悅其子孫耳故冒進越之罪嗣書其末譬猶捧土以培泰山引水以沃大河彼豈賴此以爲高深哉蓋志在有以益之不自知其非任也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七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八

王文安公堯臣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公姓王氏其先太原祁人其六世祖某爲唐輝州刺史遭世亂因  
留家碭山碭山近宋其後又徙宋州之虞城今爲應天虞城人也  
公諱堯臣字伯庸天聖五年舉進士第一爲將作監丞通判湖州  
召試以著作佐郎直集賢院知光州歲大飢群盜發民倉廩吏法  
當死公曰此飢民求食爾荒政之所卹也乃請以減死論其後遂  
以著令至今用之丁父憂服除爲三司度支判官再遷右司諫郭  
皇后廢居瑤華宮有疾上頗哀憐之方后廢時官者闕文應有  
力及后疾文應又主監醫后且卒議者疑文應有姦謀公請付其  
事御史考按虛實以釋天下之疑事雖不行然自文應用事無敢  
指言者後文應卒以恣橫斥死后猶在殯有司以歲正月用故事  
張燈公言郭氏幸得蒙厚恩復位號乃天子后也張燈可廢上  
遽爲之罷景祐四年以本官知制誥服金紫同知通進銀臺司兼  
門下封駁提舉諸司庫務遷翰林學士知審官院元昊反西邊用  
兵以公爲陝西鈔量安撫使公視四路山川險易還言其路宜益  
兵若干其路賊所不攻其路宜急爲備至於諸將材能長短盡識  
之薦其可用者二十餘人後皆爲名將是時邊兵新敗於好水任  
福等戰死今韓丞相坐主帥失律奪招討副使知秦州范文正公  
亦以移書元昊不先聞奪招討副使知耀州公因言此兩人天下  
之選也其忠義智勇名動夷狄不宜以小故置之且任福由違節  
度以致敗尤不可深責主將由是忤宰相意并其他議格不行明  
年賊入涇原戰定川殺大將葛懷敏乃公指言爲備處由是始以  
公言爲可信而前所格議悉見施行因復遣公安撫涇原路公曰  
陛下復用韓琦范仲淹幸甚然將不中御兵法也願許公便宜從  
事上以爲然因言諸路都部署可罷經略副使以重將權而偏  
將見招討使以軍禮置德順軍於籠竿城廢涇原等五州營田以  
其地募弓箭手其所更置尤多方公使還行至涇州而德勝寨兵  
迫其將姚貴閉城叛公止道左解裝爲榜射城中以招貴且發近

兵討之初吏白曰公奉使且還歸報 天子爾貴叛非公事也公曰貴士豪也頗得士心然初非叛者今不棄其未定遂招降後必生事為朝廷患貴果出降明年四月以學士權三司使自朝廷理元昊罪軍興而用益廣前為三司者皆厚賦暴斂其者借內藏率富人出錢下至果菜皆加稅而用益不足公始受命則曰今國與民皆弊矣在 陛下任臣者如何由是 天子一聽公所為公乃推見財利出入盈縮曰此本也彼末也計其緩急先後而去其蠹弊之有根柢者斥其妄計小利之害大躰者然後一為條目使就法度罷副使判官不可用者十五人更薦用材且賢者暮年民不加賦而用足明年以其餘償內藏所借者數百萬又明年其餘而積於有司者數千萬而所在流庸稍復其業公曰臣之術止於是矣且臣母老願解煩劇天子多公功以為翰林學士承旨兼端明殿學士群牧使初官者張永和方用事請收民房錢十之三以佐國事下三司求和陰遣人以利動公公執以為不可度支副使林澹附求和議不已公奏罷澹乃止益利變三路轉運使皆請增民鹽井課歲可為錢十餘萬公亦以為不可而權倖因緣多見裁抑京師數為飛語及 上之左右往往讒其短者 上一切不問而公為之亦自若也及公既罷 上慰勞之公頓首謝曰非臣之能惟 陛下信用臣爾丁母憂去職服除復為學士群牧使再遷給事中皇祐三年以本官為樞密副使公持法守正遂以身任天下事凡宗室宦官醫師樂公嬖習之賤莫不闕樞密而濫恩倖請隨其事可損損之可絕絕之至其大者則皆著為定令由是小人益怨構為飛書以害公公得書自請曰臣恐不能勝眾怨願得罷去上愈知公為忠為下令賜為書者甚急公益感勵在位六年廢職修舉皆有條理樞密使狄青以軍功起行伍居大位而士卒多屬目往往造作言語以相扇動人情以為疑而青色頗自得公嘗以語衆折青為陳禍福言古將帥起微賤至富貴而不能保首領者可以為鑒戒青稍沮畏嘉祐元年三月拜戶部侍郎兼知政事三年遷吏部侍郎八月某日以疾薨于位享年五十有六公在政事論議有所不同必反復切劘至於是而後止不為獨見在 上前

所陳天下利害甚多至施行之亦未嘗自名其所設施與在樞密時特異豈政事者丞相府也其躬自且如是耶公為人純質雖貴願不忘儉約與其弟純臣相友愛世稱孝悌者言王氏遇人一以誠意無所矯飾善知人多所稱薦士為時名臣者甚衆有文集若干卷將終口授其弟純臣遺奏以宗廟至重儲嗣未立為憂天子愍然臨其喪輟視朝一日贈左僕射太常諡曰文安曾祖諱某其官贈太傅妣某氏某國太夫人祖諱某某其官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某氏某國太夫人妣某氏某國太夫人娶丁氏安康郡夫人子男三人同老大理評事周老太常寺太祝阜卒朋老大理評事二女長適校書郎戚師道早卒次未嫁王氏自遷虞城由公曾祖而下或葬雙金或葬土山皆在虞城嘉祐某年某月某日改葬公之皇考于某縣某鄉某原而以公從葬焉

銘曰

王為祁人

遭亂不還

六世之祖

初留礪山

其後再遷

虞宋之間

遂安其居

葬不遠卜

宋多名家

王實大族

族大而振

自公顯聞

公初奮躬

以學以文

逢國多事

有勞有勤

利歸于邦

怨不避身

帝識其忠

謂堪于弼

俾副樞機

出入惟密

遂參政事

實有謀謨

誰中止之

不俾相予

帝有褒章

愍飾之贈

長于百寮

考德惟稱

維古載功

在其廟器

今亦有銘

幽官是闕

吳正肅公育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翰

嘉祐四年某月某甲子資政殿大學士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左丞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上柱國渤海郡開國公食邑貳千捌伯戶食寶封捌伯戶賜紫金魚袋贈吏部尚書諡曰正肅吳公葬于鄭州新鄭之某鄉某原吳氏世為建安人自曾高以來皆葬建州之浦城至公始葬其皇考于新鄭公諱育字春卿為人明敏勁果彊學博辯能自持度不可守不發已發莫能屈奪天聖中與其弟京方俱舉進士試禮部為第一遂中甲科而京方皆及第當是時吳氏兄弟名聞天下公初以大理評事知臨安諸暨二縣遷本寺

丞知襄城縣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入三等遷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通判蘇州同知太常禮院三司戶部度支二判官知諫院修起居注知制誥判太常大理二寺吏部流內銓史館修撰累遷起居舍人為翰林學士久之遷禮部郎中以學士知開封府公為政簡嚴所至民樂其不擾去雖久愈思之初秦悼王葬汝州界中其後子孫當從葬者與其歲時上冢者不絕故宗室宦官嘗往來為州縣惠公在襄城每裁折之宗室宦官怒或夜半叩縣門索牛駕車以動之公輒不應及旦徐告曰牛不可得也由是宗室宦官曰此不可為也凡過其縣者不敢以鷹犬犯民田至他境矣然敢縱獵其治開封尤先豪猾曰吾何有以及斯人去其為害者而已居數日發大姦吏一人流于嶺外一府股栗又得鉅盜積贓萬九千緡獄具而輒再變眾疑以為冤天子為遣他吏按之卒伏法由是京師肅清方元昊叛河西契丹亦乘間墮盟朝廷多故公數言事獻計畫自元昊初遣使上書有不順語朝廷亟命將出師而群臣爭言豎子即可誅滅獨公以謂元昊雖名蕃臣而實夷狄其服叛荒忽不常宜示以不足責外置之且其已僭名號誇其人勢必不能自削以取羞種落第可因之賜號若國主者且故事也彼得其欲宜不肯妄動然時方銳意於必討故皆以公言為不然其後師久無功而元昊亦歸過自新天子為除其罪卒以為夏國主由是議者始悔不用公言而虛弊中國公在開封數以職事辨爭或有不得則輒請引去天子惜之慶曆五年正月以為諫議大夫樞密副使三月拜參知政事與賈丞相爭事上前上之左右與殿中人皆恐色變公論辯不已既而曰臣所爭者職也顧力不能勝矣願罷臣職不敢爭上顧公直乃復以為樞密副使居歲餘大旱賈丞相罷去御史中丞高若訥用洪範言大臣廷爭為不肅故雨不時若因并罷公以給事中知許州又知蔡州州故多盜公按令為民立伍保而簡其法民便安之盜賊為息京師有苦妖賊千人聚確山者上遣中貴人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自往取之公曰使者欲藉兵立威欲得妖人以還報也使

者曰欲得妖人爾公曰吾在此雖不敏然聚千人于境內安得不

知使信有之今以兵往是趣其為亂也此不過鄉人相聚為佛事以利錢財爾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乃館使者日與之飲酒而密遣人召十人者皆至送京師告者果伏辜拜資政殿學士徙知河南府遷禮部侍郎徙永興軍于父憂去官起復懇請終喪服除加拜翰林侍讀學士且召之公辭以疾上惻然遣使者存問賜以名藥遂以知洪州居久之又辭以疾即以為集賢殿學士判西京留守司御史臺疾少間復知陝府加拜資政殿大學士自公罷去上數為大臣言吳某剛正可用每召之輒以疾不至於是召還始侍講禁中判通進銀臺司尚書都省明年拜宣徽南院使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判延州龐丞相經略河東與夏人爭麟州界取築柵於白草公以謂約不先定而亟城必生事遽以利害牒河東龐公且奏疏論之皆不報已而夏人果犯邊殺驍將郭恩而龐丞相與其將校十數人皆以此得罪麟府遂警既而公復以疾辭不任邊事且求解宣徽使乃復以為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知河中府遷徙河南公前在河南踰月而去河南人思之聞其復來皆號呼逆于路惟恐後其卒也皆聚哭公享年五十有五以嘉祐三年四月十五日卒于位曾祖諱進忠贈太師妣陳氏吳國太夫人祖諱諒贈中書令妣荀氏越國太夫人父諱待問官至禮部侍郎贈太保妣李氏楚國大夫又娶王氏太原郡夫人子男十人安度安矩安素皆太常寺太祝安常大理評事安正安本安序皆秘書省正字安厚太常寺奉禮郎安憲安節未仕女三人長適集賢校理韓宗彥次適著作佐郎龐元英皆早卒次適光祿寺丞任逸公在二府時太保公以列鄉奉朝請父子在廷士大夫以為榮而公蹶踏不安自言子班父前非所以示人以法顧不敏以人子私亂朝廷之制願得罷去不聽天子數推恩群臣子弟公每先及宗族疏遠者至公之卒子孫未官者七人有文集若干卷尤長於論議銘曰

顯允吳公 有家于閩

自我皇考

卜茲新原

厚壤深泉

樂其實簡

今公其從

公志之安

公昔尚少

始來京師

挾其二季

名發聲馳

乃賜之策

以承

帝問

語驚于廷 有偉其論 乃登侍從 乃任大臣 出入險夷  
周旋屈伸 公所策事 先其利害 初有不從 後無不悔  
公於臨政 簡以便人 人失而思 愈又彌新 帝曰廷臣  
汝剛而直 來汝予用 斷余不惑 公曰曰愚 負薪之憂  
帝為咨嗟 公其少休 優以大邦 寵其秩祿 尚冀公來  
公卒不復 史臣考德 作銘幽宅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八

銘





